

聯 合 國



# 安全理事會

## 正 式 紀 錄

### 第九四六次會議

第 十 六 年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946) .....	1
通過議程 .....	1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賴比瑞亞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738) .....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 第九百四十六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A. STEVENSON(美利堅合眾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 臨時議程 (S/Agenda/946)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賴比瑞亞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738)。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賴比瑞亞代表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738)

Mr. Vasco V. Garin(葡萄牙), Mr. Emmanuel J. Dadet(剛果, 布拉薩市)及 Mr. Alex Quaison-Sackey(迦納)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桌前預定席位。

一. Mr. SUBASINGHE(錫蘭):賴比瑞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錫蘭三國代表團支持將本項目載入議程並提出決議草案[S/4769],祇是要求葡萄牙容許有關人民享受聯合國業已決定對各民族一律適用的權利而已,也就是各國皆可享受的自決權利。這是聯合國、憲章本身、許多決議案及宣言均已承認的權利。

二. 我們的決議草案內請理事會指派一個小組委員會“審查已在安全理事會內所作有關安哥拉問題之陳述、聽取其他陳述及文件、進行認為必要之調查、並儘早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這項提議還有別的先例可援,賴比瑞亞代表在上次會議中業已引述。

三. 昨天各代表團的代表已在本理事會前發表陳述。他們在這些陳述內提請理事會注意許多情報,其中所說如果屬實,等於是葡萄牙政府對安哥拉非洲黑種人民所犯極嚴重不人道行為與壓迫行動的罪狀,在

此發言的各位都不是不負責任的人。他們都曾提出這種資料的來源,有時出於安哥拉人自己,有時則是從可靠的記者、大學教授及專攻政治學的人收集來的。不過,葡萄牙代表却硬要說他們全是捏造是非的人。

四. 我要引述有幾位這種專家所說的話。我在此提出他們的姓名,等理事會各理事自己去決定這些人是否可靠。例如有一位美國的人類學者 Marvin Harris 教授曾審慎研究過這個問題。他說:

“他們極大多數都是文盲,與外界刺激性的新聞嚴密隔絕,歐籍當局隨時可施以體刑或驅逐出境,所以從不表示意見,亦從無人聽到過他們的真實呼聲。”

五. 從另一位美國人 Mr. Peter Ritner 所著“非洲之死”一書中也可以引述一些話,內中略謂:

“凡關懷非洲問題的人立刻知道葡屬非洲是全世界管理最壞的地方。”

六. 還有一段文字是從法國巴黎大學 Charles-André Julien 教授原著“非洲史”一書中引述的。他說:

“種族歧視思想在南非影響下大為擴張,因禁止異族通婚而益加鞏固...他們故意使非洲人繼續保持無知識的狀況,而各教會亦祇讓少數人受非常有限非常粗淺的教育。司法裁判概採簡易程序,粗蠻不堪。鞭打的辦法仍很通行。”

七. 此外還有 Mr. Alexander Campbell 在他一九五四年在倫敦出版的“非洲之心”一書內曾說:

“葡萄牙法律得強迫任何黑種壯丁每年至少為白種人工作六個月,否則即須在本人士地上生產最低限量之指定作物。黑種人違令者即強其擔任築路工作,不付工資。不繳付人頭稅的黑種人待遇亦同。黑種勞工亦是葡屬東非的主要輸出。”

八. 我還可以提起 Mr. John Gunther 的話,不過我不要引述過長。

九。據葡萄牙代表說，我們之中有些人，聯合國若干會員國，聯合國以外的人，著名報章雜誌的通訊員，大學教授，各國政府首腦，國家元首，Mr. Zorin 及國際共產黨，正在對葡萄牙從事惡意宣傳，而且據葡萄牙代表說，現在加入這種宣傳運動的新的人物就是賴比瑞亞的 Mr. Padmore，並說他們都在向葡萄牙從事惡意宣傳。不過葡萄牙代表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意見目光如此不同的人要合夥起來對付伊比里亞半島一隅的一個小國。

一〇。葡萄牙代表難道認為 Mr. John Gunther, Marvin Harris 教授及 James Duffy 教授想分享安哥拉的富源嗎？對內對外政見完全不同的迦納總統 Mr. Nkrumah, 剛果（布拉薩市）總統 Mr. Fulbert Youlou 難道想建立一個共管安哥拉的國際團體嗎？倫敦泰晤士報和極其保守的“旁觀者”週報難道對該國最老的盟國葡萄牙有惡意的陰謀嗎？難道 Mr. Zorin 的本國那樣懼怕葡萄牙的軍事勢力和它時常自誇的反共十字軍嗎？說到我國的態度，當然人家甚至可說我們的動機是由於葡萄牙統治錫蘭海濱各省的時期，而這的確不是我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不過，我國代表團否認我們替安哥拉人民要求正義，是因為我們對葡萄牙人民懷有任何惡意的緣故。我們祇遵循一個原則。我們說，自由是不可分的。美洲各殖民地為爭取自由而奮鬥的時候，歐洲豈不也有愛好自由的人——尤其在法國——支持美國人嗎？法國從事光榮革命運動的過程中，聯合王國內豈不也有人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嗎？印度國民大會領導印度人民趨向自由的時候，美國、歐洲及不列顛本國豈不也有人在那裏支持甘地和尼赫魯嗎？安哥拉和其他各葡屬殖民地人民從亞非各獨立國及歐美各國人民所獲的支持也是一類的性質。

一一。我們很堅決的說安哥拉不是葡萄牙的一省。安哥拉的非洲黑種人或班圖族人無論在經濟、文化、人種或言語方面都沒有與葡萄牙人旨趣相同之處。我們不同意所謂安哥拉或其他葡屬殖民地實際上實行種族平等的說法。即使他們實行種族平等也並不因此使葡萄牙母國有權統治安哥拉。Mr. Garin 所謂的“廢除種族歧視”與廢除殖民地，或許可說廢除壓制行動，並不完全一樣。無論有無種族平等，一個民族統治另一民族的原則決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假使這是可以接受的原則，那末聯合王國應當至今還在管理加拿大、澳大利亞及紐西蘭。

一二。一四八二年安哥拉人民並未自願接受葡萄牙統治。葡萄牙之所以能夠統治安哥拉，完全是由於葡萄牙軍器的優越和安哥拉的落後。葡萄牙人使安哥拉受其壓制達五百年之久，也是由於葡萄牙軍事優勢。今日控制安哥拉的還是軍事優勢 Adriano Moreira 說“此所以葡萄牙軍隊最近數月來與非洲問題有更密切關係，並設法解決可能使未來情勢模糊不清的任何事情，”所指的就是上述情形。

一三。昨天 Mr. Garin 說“膚色、信仰及種族各異的葡萄牙人都決意繼續住在非洲”也就是這種意思。假使葡萄牙確信所持立場這樣正當，假使批評葡萄牙今日政策的人都是不懷善意的人，那末何妨讓一個由本機關指派的小組委員會來調查並證明事實真相，並揭露所謂誹謗葡萄牙的人。

一四。當然，葡萄牙代表想用十七世紀頒佈的敕令來掩護葡萄牙對安哥拉的主權。我們聽說葡萄牙是從不改變的。當然，他們已經廢棄了他們的國王，不過他們還是保留他的敕令。英國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國王也曾頒布敕令，確立了英國對北美大陸若干殖民地的主權，但是，主席先生，他們並沒有能夠壓制北美人民要求獨立的願望，而當時北美人民之為英國人，遠過於今日安哥拉人民之為葡萄牙人。巴西領袖多半是葡萄牙人，但是同樣的十七世紀的葡萄牙敕令並沒有阻止巴西人民爭取他們的自由。

一五。據葡萄牙代表說最近發生的滋擾事件完全是“法律秩序”的問題。據 Mr. Garin 說安哥拉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不安、動亂或示威運動。我現在引述他的話如下：

“賴比瑞亞代表敘述的所謂危機當然是指安哥拉羅安達最近發生的擾亂治安的事件，這些地方以前從未發生過任何不安、動亂或示威行動。事實上，這次的動亂事件祇牽涉一幫決不能代表羅安達任何一類人民的流氓和受人僱用的人，羅安達人民本身不但覺得此事出其不意，而且深感公憤。”〔第九四四會議，第四九段〕

一六。不過，這件所謂純屬流氓行為的事件與大西洋對岸南美海岸外發生的另一事件可說有一種無巧不有的離奇關係。我所指的就是“聖馬利亞號”的事件。大家都知道 Captain Galvão 是批評葡萄牙現政府的人。我國代表團不知道 Captain Galvão 的政治哲學如何。他本人甚至是一個殖民主義者也未可知，也許

是一個比較開明的殖民主義者。不過，我們知道一件關於 Captain Galvão 的事。他曾任里斯本議會內代表安哥拉的議員，他擔任安哥拉高級專員的時候，曾應政府之請，提出過一件報告書。這件報告書曾經政府禁止發行，但是倫敦觀察報內曾摘要刊載這件報告書的內容，我現在要引述內中的幾段。這件報告書雖然是好幾年前寫的，但是後來的若干作者已經差不多證實了 Captain Galvão 所說的一切。

一七．我現在要引述摘自倫敦觀察報轉載在“今日非洲”期刊內的這件報告書的幾段文字如下：

“這件報告書‘從低’估計過去十年內這三個殖民地因土著人民移殖他處而損失的人口達一百萬人。每年的損失數額約在十萬人，而且還在逐漸增加。”

假使安哥拉的情形果如葡萄牙代表所稱的那麼美滿，那末請問他怎樣解釋這種集體向外移殖的情形呢？

“該處貧困情形最顯著的表現祇要一看生育率的銳減，和‘駭人聽聞的嬰兒死亡率’就可知道了。

“...

“醫生都設法逃避，不肯到內地去，他們仍舊都集中在最重要的各大都市之內；各醫院仍缺乏基本的衛生設備，許多亟需衛生服務的地方現在仍沒有醫院。安哥拉需要更多的醫生與醫藥助理人員；衛生與行政事務機關之間缺乏協調。”

關於一般民衆的經濟狀況，另有一段文字：

“獨立工作的人民——農夫、商人、工業家與土著牛羊商——是對殖民地經濟最重要的人。但是 Galvão 說，因為他們沒有組織，所以生產銳減，非使用強暴手段不能使生產維持同一水準。

“而且也沒有採取有識見的步驟去改良種植方法。報告書內說技術服務——除獸醫服務外——與土著生產者彼此根本沒有來往。用特許權利方法鼓勵土著人民栽種若干對領土經濟有莫大利益的作物的制度，理論上似很動聽。但是事實上政府祇顧及享有專利權的各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把土著人民淪為土地的奴役。與這種作物有關的一切風險都由土人負擔，而各大公司則多半在最理想的情形下，毫無風險就可坐享穩定的利益。”

一八．關於工人的情形，他說：

“僱主的這種態度在下列各種情形下表現出來：第一，儘量設法拒不接受公允工資的政策；第二，虐待工人——莫桑比克現在仍通行體刑和強暴手段；僱主在多半情形下都極力逃避關於供給衣服糧食及衛生服務的義務。”

報告書最後說：

“我完全負責申明我所說的話完全屬實。你們祇能批評我未將全部事實說出，或說我未敘述問題的所有各方面。不過，那要寫好幾本書，歷時極久，方能說盡。”

一九．政府當然沒有發行這件報告書。但這件報告書經一九五一年某地下運動發行，事後 Captain Galvão 即被拘禁，後來他脫逃出獄，最近我們都知道他參與一種異想天開的冒險革命運動。不過，這事並不十分重要。

二〇．安哥拉的革命運動恰巧緊接聖馬利亞號事件之後發生，可說是一件非常巧合的怪事。這兩件事是否沒有政治關係呢？引起這兩件事情的不都是對葡萄牙現政府的不滿嗎？不管 Captain Galvão 的政治目的如何，會不會還有一種民族革命份子也在那裏支持擬在羅安達起義的革命運動呢？我們深信有這種情形。

二一．因為下列原因，無怪我們發現一種民族革命運動不管有無軍隊與秘密警察，還是在那裏力圖表達其願望：第一，安哥拉的經濟無論在農業、礦業、工業或商業方面全為葡萄牙的專利所操縱；第二，經濟方面，除少數葡萄牙人及有特權的安哥拉人之外，極大多數的人民都度着極其貧困生活；第三，人民根本沒有自由結社與發表意見的權利。他們根本沒有基本的政治權利；第四，葡萄牙當局根本不准本地人民的言語與文化繼續發展，反而在那裏造成一種喪失本國特色但保有特權的所謂“同化人”的狹窄非洲團體，使他們做本地人民與葡萄牙人之間的緩衝份子。雖然如此，葡萄牙人統治了五百年之久，仍祇同化了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民算是屬於這個可疑的榮譽團體。第五，在上述情形下自由的理想已逐漸傳到安哥拉人耳中，而且迅速散播，所以就發生了這種民族革命運動。

二二．在這種背景下，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一年之間安哥拉發生了若干事件。我要再引述一段“旁觀者”雜誌裏的文字——請恕我再引述其中的話，因為我覺

得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一切必須有確鑿的根據；各位決不能說“旁觀者”是一種左傾的刊物，因為它是聯合王國非常保守的一種刊物——我要引一九六〇年八月五日一期內的話，內中說：

“七月八日在羅安達軍事法庭內開審的八個安哥拉領袖的辯護律師 Palma Carlos 博士在里斯本飛機場被葡萄牙特務攔阻，不准其飛往羅安達...六月間，僅安哥拉中部一地被捕的就有五十二人，其中多數都是公務人員和鐵路僱員。安哥拉著名的詩人 Agostinho Neto 醫生——當他尙是醫學院學生時已因他的政治活動而被拘禁在葡萄牙監獄內達二年之久——六月八日被特務隊長及其助手逮捕，當其家屬面前遭受鞭打...

“羅安達大主教區非洲教區長 Joaquim Pinto de Andrade 神父於六月底由警察押送至葡萄牙；過去常請教會設法調動不合意的神父，那種婉轉的辦法現在在安哥拉已不能通用，而非使用武力不可了。”

二三．我還想知道有多少政治犯關在聖多馬監獄內，然後理事會各理事就會明白上月發生的事件乃是抗議安哥拉現在情勢的聲勢日盛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中的另一環。這種運動雖受壓制，但是力量已日益浩大。

二四．凡參加這種運動的人，當然被 Mr. Garin 稱為流氓和罪犯。壓迫勢力把本地優秀子弟——爭取正義、自由、平等、獨立的人——加上流氓、罪犯或更壞的頭號，這並不是第一次。這是歷史上在各國數見不奇的事，Mr. Garin 的話並非例外。不過關於這件事我們的憂懼並不是由於這種濫罵。非洲是正在醞釀民族革命的一洲，非洲他處自由運動正在發生、成熟、逐漸接收國家政權，而安哥拉方面的葡萄牙人則正在用強硬手段壓制這種運動。不過，將安哥拉與非洲他處的民族革命運動完全隔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非洲他處，這種民族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聲勢之下，葡萄牙反把安哥拉變成了一個武裝森嚴的陣營。在這種情形下怎能不種下嚴重危機的種籽呢？在目前時代中，這種種籽不用很久就會萌芽滋長的。

二五．因此我們才有這個設法造成和平與諒解環境的努力。我們並不是要求革命的行動。我們的決議草案祇促請葡萄牙遵循聯合國業已作成的決定，請理事會指派一個小組委員會，查明該處的實情。這也許是在理事會最低限度可望葡萄牙做到的一點。假使葡

牙不接受而使情形益臻惡化，那末葡萄牙必須對其結果擔負全部責任。

二六．主席：現在發言人名單上既無理事會其他理事要求發言，我要請要求行使答復權利的剛果(布拉薩市)代表發言。

二七．Mr. DADET(剛果，布拉薩市)：我請理事會准我答復葡萄牙代表，因為他在上次會議中發言時曾影射我國，不過，我先要發表一點簡短的意見。葡萄牙代表雖然竭力想使世界輿論相信葡萄牙各殖民地都有和平秩序，但是此刻安哥拉、卡賓達及莫桑比克的非洲人尙在繼續受苦。

二八．此刻安哥拉的非洲人——無法自衛，而且除在此出席的他們的弟兄以外沒有希望得到幫助的非洲人——正在受各種酷刑。

二九．安哥拉的戲劇——我應該說悲劇——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更加痛苦的階段。我們今天早上又接到安哥拉方面轉來的報告，認為我們有責任將它們遞交安全理事會審議。不過，我們首先必須再請聯合國設法使大會知道安哥拉的情勢，——該地薩拉沙主義即將到達可與希特勒主義相比擬的危險地步。

三〇．我們看見坐在葡萄牙代表旁邊的兩位非洲人——一個是在 Cape Verde 羣島綁架來的，一個是在安哥拉本地徵募來的——對於這個悲劇的實情比本會議廳內任何人知道得更為詳盡，決不會不知道非洲葡屬各殖民地的危急情勢。他們之中的一個——去年曾到中非共和國去參加這個姊妹國獨立國慶的 Mr. Monteiro——在 Bangui 舉行友好談話時曾承認葡萄牙在非洲各殖民地內向來採取惡毒而落伍的政策。

三一．我們自由獨立非洲各國的人恨不得能見到真正的莫桑比克及安哥拉的土著人民代替這兩個人到這裡來衛護自由獨立的莫桑比克或安哥拉的立場。他們此刻一定正在奇怪不知道把他們放在葡萄牙的囚徒划船上做些什麼事。

三二．Mr. Salazar——我鄭重說明這一點——是一個非常惡毒的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他的真正品格。昨天葡萄牙代表在此發言毫無自信心，無非是為了取悅其主人，其實他已經默認了我們報告里斯本在非洲所採政策時說到的種種殘暴行爲。羅安達槍殺及機關鎗掃射事件發生時，全世界儘管大聲譴責，但是 Mr. Salazar 仍決心不停止他的軍事行動。

三三。就在今天早上，我們還從非洲革命黨維持的情報來源接到關於三件新事故的報告，都足以暴露負責者的真正面目。這三件事可以與我們在此痛斥的事件加在一起。假使這些報告有不確或錯誤之處，那末我希望葡萄牙代表立即提出確切否認。葡萄牙代表如果願意，甚至還可以向剛果的葡萄牙大使館索取關於此事的情報。

三四。請聽，安哥拉的愛國志士，Simão M'Futa 經過千辛萬難之後才情似神蹟從安哥拉脫險回來；他的雙唇被人刺通。該處的葡萄牙當局——安哥拉的葡萄牙當局——純因在 Simão M'Futa 身上抄獲了幾本雷堡市印行的“安哥拉民族呼聲”報紙，即將他逮捕。這個不幸的人，雙唇被刺通加上掛鎖——很大的掛鎖，其意義是非洲他處及剛果雖有發言自由，但是在安哥拉則祇有得到許可支持“薩拉沙主義”者才准說話，其餘的人都不許作聲。愛國志士 Samão M'Futa 就是這樣兩唇被刺通之後居然能逃回了雷堡市。

三五。第二，Cassoneca 的地方行政官員也在安哥拉——曾請人將 Colungo-Alto 的 Zenza 村放火燒光，然後在村民竄逃的時候將他們屠殺。這個官員是葡萄牙人名叫 Candido Costantino。

三六。第三，我們才獲悉安哥拉的葡萄牙當局在 Baia dos Tigres 和 Damba 等地設有集中營，安哥拉人在那裡所受的酷刑非筆墨所能形容。

三七。所以現在不難瞭解何以葡萄牙代表反對聯合國派遣一個調查團到安哥拉去了。那邊天天在發生的事情，實為本世紀的奇恥大辱。我昨天已經提出了一段有確鑿事實作證的詳盡報告，我曾提出日期說出地名和有關人士的姓名。據我所知，葡萄牙代表並沒有否認其中任何一件事。他儘量用幽默的話來迴避，以為這樣可以保護他自己。他以說明事實真相為藉口，援用葡萄牙愛用的說謊政策，說目前有數千布拉薩市的剛果人正在卡賓達從事造林工作。

三八。葡萄牙代表是一個州檢察長。我昨天才知道此事，這個消息使我非常恐懼，因為應付這種人有時是非常危險的。不過，葡萄牙代表的態度和他對若干事實的解釋方法使我想起甘地先生說過的一句話。我現在要引述這位偉人的話：“我幼時聽說律師職務使說謊變成一種必要。”

三九。假使我是在應付一個有信義的人，那末我一定會毫不遲疑的問他：第一，這種造林事業的確切地

點；第二，葡萄牙主管人員的姓名；第三，這些布拉薩市人的招募方法；第四，我國政府與實施種族歧視強制奴役的里斯本政府簽訂招募勞工契約的日期；第五，這種據說的造林工作所僱布拉薩市剛果人民的確實姓名。

四〇。不過，有什麼用處呢？葡萄牙代表昨天念一篇報章文字，其作者——Mr. Christian Jayle，法國人——在這篇文字內盛讚安哥拉的情形，顯然贊成葡萄牙人的行為。葡萄牙代表向我們介紹這位先生說，他是剛果（布拉薩市）國民大會的主席，但忘了告訴我們這篇文章是那一天寫的。截至那個時候為止，我決不會相信掩飾真情的作風是葡萄牙向來通行的法幣。幸而我現在發覺了這種情形，我將立即將此事通知我國及我國政府。我實在不能相信葡萄牙國內竟將捏造事實視為十分自然，不必慚愧的事。熟悉我國國情的非洲各國都知道，布拉薩市國民大會主席是一個真正的剛果人，第一次於一九五九年當選，嗣後又於一九六〇年連選連任，他的名字是 Mr. Alphonse Massamba-Débat。

四一。自從我們獨立以來，我們祇有一位國民大會主席——他是我們本國的國民，我們大家所信任的人，他從未使我們蒙受恥辱，而且據我們所知，從未到安哥拉或卡賓達去做過什麼冒險的事業。不過葡萄牙代表可以放心，假使有一天剛果的政治家必須到安哥拉或卡賓達去的話，他決不會獨自前往的，而且假使我們不得不到安哥拉或卡賓達去的話，也決不會是為了寫作報章文字支持薩拉沙及其政權而去的。

四二。葡萄牙代表顯然並不熟識在剛果（布拉薩市）根本沒有政治地位的 Mr. Christian Jayle。Mr. Christian Jayle 與在他以前的其他法國人都是我國尚在“綱領法”時期的領土議會的主席，不是國民大會的主席，就算 Mr. Christian Jayle 胆敢寫作這種文章的話，他也決不是替剛果共和國寫的，因為他根本不是剛果的國民。而且我國政府從未派他到安哥拉去辦理公務，無論是去研究安哥拉的政治及行政機構，或是去請求任何方式的援助，Mr. Christian Jayle 是一個傑出的記者，很有才具的作家，他儘可自由寫作他認為合式的文章。不過，我還是不懂葡萄牙代表昨天在這裡朗讀一篇把殖民主義薩拉沙精神捧上天去的據說轟動一時的文章，有什麼用處。

四三。為對這一點作一結論，特別為提請葡萄牙代表注意事實起見——他昨天承認有葡萄牙人和葡屬非洲人——我要重提一下，剛果（布拉薩市）國民大

會主席的姓名是 Mr. Alphonse Massamba-Débat, 他是一九五九年初次當選的, 而且是一個真正的剛果人。葡萄牙代表還以其不愧為 Mr. Salazar 親信人員的譏諷口吻, 嘲笑我國的副總理, Mr. Stéphane Tchichelle。我不願花費不必要的時間討論我們昨天在這裡聽到的無謂的話, 因為我們還有亟待解決的更嚴重的問題——安哥拉受難人士的苦況。不過, 我要提請葡萄牙代表注意, Mr. Stéphane Tchichelle 也是 Pointe-Noire 的市長, 有若干親戚住在邊界附近, 及卡賓達城內。Mr. Stéphane Tchichelle 在邊界上有些地產, 上面已經蓋了房屋, 這件事情未免使卡賓達的葡萄牙當局極感不安; 我確信一定有人將這種情形告訴了還有中古時代思想的 Mr. Salazar, 因為葡萄牙當局——尤其邊區, 所有各邊區——的葡萄牙當局向來總是良心不安的。我決不會相信葡萄牙代表對於一個政治家會說像我們昨天聽到的那種話。總而言之, 我們副總理 Mr. Stéphane Tchichelle 沒有什麼使他良心不安的殘暴行為。這種殘暴行為應由 Mr. Salazar 在上帝和人類之前擔負全責。假使 Mr. Stéphane Tchichelle 有一天要到卡賓達去, 葡萄牙代表可以放心, 他決不是為了去跳舞或嚐一下本地的美酒, 而且他決不會單獨到那裡去的。

四四. 葡萄牙代表決無辦法可用幽默的話來轉移我們對安哥拉悲慘事件的注意。安哥拉和卡賓達的非洲人還在那裏受種種酷刑。我們必須念及他們的福利——不應耗費寶貴的光陰來聽葡萄牙代表的俏皮話, 他的話已徹底做到了使非洲各國一致團結來反對他。因為我們昨天已經聽得很清楚, Mr. Salazar 決意繼續捆住這些人民不許作聲——這些唯一願望就是在自由獨立情形下度日的我們非洲弟兄們。

四五. 鑒於葡萄牙執迷不悟, 繼續將各殖民地視為上帝給它的產業, 又鑒於葡萄牙仍在使安哥拉及葡萄牙非洲其他各屬地人民不斷受苦, 所以我國代表團茲謹代表剛果(布拉薩市)共和國政府懇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維護並支持賴比瑞亞、錫蘭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要求。

四六. 本代表團還要代表我國政府特別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及聯合王國運用它們的勸導力量使葡萄牙講一點理智, 以便鼓勵並促成受盡苦難的安哥拉及葡屬其他各殖民地立即獨立。

四七. 主席,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 現在有許多非洲人, 許多人正在受苦, 請您們顧念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吧!

四八. 主席: 迦納代表要求行使答復權, 我現在請他發言。

四九. Mr. QUAISON-SACKY (迦納): 我現在又非常謙遜回到這裏來發言——這次為的是行使答復權, 答復葡萄牙代表在這裏所說的話。我很抱歉不得不如此, 因為我知道理事會正在討論一個非常重要而且是幾百萬非洲人十分關心的問題。

五〇. 我平常總是避免與人吵嘴, 尤其與本組織內的各同僚。不過, 這次我不得不簡短說幾句話, 正式表明我對於葡萄牙代表所發表的關於我國的陳述, 深覺震駭。我昨天表示意見時, 始終沒有攻擊過葡萄牙這個國家。我祇攻擊葡萄牙在非洲所採的制度, 我也許可說葡萄牙在控訴我的本國迦納。我們與葡萄牙通商迄今有七十年了。我們本國的言語內有許多葡萄牙語、葡萄牙 Henry 親王派遣寵臣 d'Azambuja 到迦納黃金海岸來時, 曾說葡萄牙人想在我國定居。當時 Elmina 國王答復這位近臣說, “我命你看來而復去的海浪。我希望葡萄牙人也來而復去, 與海浪一樣。” 所以葡萄牙人始終沒有像在安哥拉一樣, 在迦納長期定居, 也許他們當時如果在迦納定居的話, 我們的命會與我們安哥拉的弟兄一樣, 也未可知。

五一. 葡萄牙代表在上次會議發言時說話引人發噱, 這也許是安全理事會歷史上別具一格的一次。其中有許多毫無根據的攻擊我國的話。他攻擊迦納, 尤其攻擊迦納總統說他直接而且幾乎親自干涉另一主權國家的內政。安哥拉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安哥拉是一個非自治領土——是一個必須獨立的殖民地。所以我認為必須在此表示意見——並非為了賠不是, 而是說迦納非常榮幸能幫助非洲各地自由戰士爭取他們的自由。迦納過去曾屢次承允供給川資幫助想要逃避准許殖民地國家民族獲得獨立宣言內所譴責的種種武裝壓迫及壓制措施的非洲各民族革命黨黨員及自由戰士逃至迦納, 並幫助他們能在各國際會議上發表他們的意見。

五二. 也許理事會願意知道迦納總統, 亦即當時的總理 Dr. Nkrumah, 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迦納始獲獨立的一天所說的話。我引述他當時所說的話: “迦納的獨立必須與非洲大陸的完全解放發生聯繫, 否



則即毫無意義。”不多幾天以前，我們的總統答復人家攻擊他的話說：“我決不能在殖民主義與非洲民族主義之間保持中立。”

五三．所以，若說一個像迦納那樣維護自決原則，主張廢除殖民主義，致力種族平等及人權的國家是從事顛覆行動，若說竭其全力謀使這種願望——不僅是非洲各民族的願望，而且也是載於本組織憲章及大會過去各決議案內的願望——及早實現的國家，是從事顛覆行動的國家，那末一定有人在欺騙他自己，但決不是我們。

五四．假使葡萄牙代表決定自今天起不復相信對安哥拉民族革命黨人所施壓制措施及殘暴行為為正當行為，假使他決定參加安哥拉要求自由獨立的鬭爭，那末我們可保他在迦納大受歡迎。他的地位與口才假使用得方向正當，一定非常有益。即使他祇想訪問迦納，看看民主政體在完全自由沒有種族、膚色、信仰及政見歧視的情況下如何為全國人民利益服務的話，他也會同樣地受歡迎。在任何一種情形之下，我可以代表我國政府向他保證，假使在他迦納訪問的時候，也准許我去訪問安哥拉，在該處逗留同樣長久的時期，以俾互相比較，那末我們一定替他出訪問迦納的川資。

五五．葡萄牙代表曾在這裏一一敘述安哥拉人民所享的物質福利，人不是單靠麵包生活的。建立非洲的不是樹木，通衢大道和華美的建築，而是人民的心靈與精神。所以他們若一面繼續壓制安哥拉的非洲人，一面給他們種種物質福利，這種福利對任何人都毫無用處，毫無幫助。因此在理事會內高談物質福利，實在沒有多大用處。

五六．最後，我要說安哥拉現在有種種令人悲痛的人身痛苦，報復行動和剝奪人權的事實，所以我要籲請本理事會充分考慮賴比瑞亞代表以其本國和錫蘭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名義提出的決議草案 [S/4769]，並予以全力支持。

五七．Mr. CROWE(聯合王國)：錫蘭、賴比瑞亞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提出的決議草案前文內曾兩次提到據稱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這一點本身並不足怪，因為賴比瑞亞要求安全理事會審議安哥拉發生的事件時，曾因必要而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不過，在通過議程時，議席上有若干代表，包括聯合王國代表在內，曾指出援引第三十四條尚嫌不夠。本理事會祇有在發生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

情形時，方始有權處理賴比瑞亞代表提出的問題；而指稱有此情形的人，顯然有責任證明確有這種情形存在。

五八．我已悉心聆聽各位代表在此發表的言論，但是本代表團仍認為他們沒有充分證明安哥拉事實上確有足可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情形存在。不但如此，按照決議草案建議的方式去做，似乎也是請安全理事會完全不顧憲章第二十四條對理事會管轄範圍所規定的限制，而去過問已在大會內提出而且可能還要再度提出的問題。決議草案各提案國似乎說祇要指稱有危害國際與安全的威脅存在，本理事會就可以審議一國應使大會決議案發生何種效果的問題。這種說法對我們的憲章可說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五九．所以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為若照這件決議草案的辦法去做，無異擴大安全理事會的任務範圍，以致使其主要任務，即維持和平與安全的任務反而喪失效力。聯合王國代表團因上述原因，將不能投票贊成這件決議草案。

六〇．Mr. BENITES VINUEZA(厄瓜多)：厄瓜多代表團在討論將本項目載入議程的問題時曾說，我們將投票贊成將此項目載入議程，雖則厄瓜多的外交部對理事會是否有權過問一節不無懷疑。我認為我現在有責任根據所接到的明白訓令，對上述懷疑的原因略加解釋。

六一．第一，我要說明我們不是懷疑聯合國的職權，而是懷疑安全理事會的特殊職權。而這種懷疑也不是表示我們同意所謂安哥拉事件屬於葡萄牙內政的範圍或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所指例外情形可以適用等等說法。我國外交部所懷疑的是安全理事會在憲章規定範圍內的職權。我將說明這種見解，但保留權利將來於必要時再說明我國代表團何以不同意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與此有關或所謂內政管轄範圍的說法。

六二．我們聽到葡萄牙代表在三月二十四日〔第九四四四會議〕發言時說，葡萄牙與向理事會提出本項目的一國賴比瑞亞之間根本沒有爭端、衝突或類似的问题；賴比瑞亞的代表也說賴比瑞亞對葡萄牙沒有仇恨，根據上述言論可見兩國之間還沒有發生國際衝突的情形，而且據我們瞭解，問題的發生是由於雙方對若干公認的事實解釋不同的緣故。我們想到的事實大致如下。

六三．幾天前，安哥拉發生若干滋擾事件，結果發生攻擊警察局及監獄的情事，嗣經葡萄牙警察鎮壓平

息，但有相當死傷。喪亡人士舉行葬禮時又發生其他滋擾事件，而且死喪多人。賴比瑞亞估計這些事實的方法與葡萄牙的不同。賴比瑞亞認為這種事實證明確有受葡萄牙殖民主義苛刻壓制的民族解放運動存在，這種主張獲有剛果(布拉薩市)、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錫蘭及迦納四國代表的支持。葡萄牙則聲稱這種事件都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工作，而且葡萄牙代表在三月十日會議中提出的原因之中似乎包括國際馬克斯主義宣傳，麻醉藥品及非洲巫術等等的混合作用。

六四．雙方提議的方法與其對事實的估計一樣不同。據賴比瑞亞代表看，非洲民族革命運動的任何表現，不論政治方面的思想色彩，或社會方面的言語及文化背景如何，都是與整個非洲有關的問題。據葡萄牙看，則這件事是純屬葡萄牙本身的事，因為它向來認為安哥拉是葡萄牙海外的省份，且已在那裏建立了種族混合的模範社會，其中沒有“種族隔離”情形，工資極高，教育機會很好，黑種及白種兒童相安無事。青春少女發育時期恒舉行愉快舞蹈儀式，以資慶祝。

六五．厄瓜多代表團要保持一種絕對公允客觀的態度，無意參加這種因解釋不同而發生的爭執。因此我祇擬分析一下有關安全理事會職權的法律方面的問題。根據憲章，安全理事會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確切任務。關於它的權力，憲章第二十四條及第六、第七兩章內已有明文規定。這幾章說明兩種行動範圍：一種是憲章第六章內所指的爭端或可能引起國際摩擦或惹起爭端的任何情勢，另一種是第七章內所指的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動。據厄瓜多外交部看，安哥拉事件在目前階段中不像會構成國際爭端或可能引起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或代表一種侵略行動或對和平與安全的實際威脅。

六六．因此，厄瓜多代表團將遵循我國外交部的明白訓令，於表決默認理事會管轄權的任何決議草案時棄權。

六七．厄瓜多代表團還要說明一點，就是我們認為非洲尚未獨立的人民並未面臨難關，必須在殖民主義的壓迫與左派極權主義兩者之中選擇一種，這種選擇的困難有時被人用為威嚇的工具，實則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非洲並不是一條“死路”，或是除了受人壓迫以外沒有其他出路的巷子。非洲人民有許多道路可走，可以達到以尊重與人類尊嚴為根據而非任何種族所專享的自由；達到以人民自由處置其本身天然資源

之權利為根據的經濟合作，以及以所有各洲的國家一律平等為根據的國際合作。

六八．厄瓜多代表團認為，大家應有充分的諒解——或假使願用剛果(布拉薩市)代表的話來說，應當正當適用基督教的教義——以免非洲尚未獨立的人民陷入心志喪失完全失望的情況。

六九．非洲是正在朝着前途邁步前進的一洲；我們深信它一定能找到它自己的法則、自己的思想、自己特有的國家政治結構的方式，使尚未獨立的人民能在自由世界上達臻充分自治，如叫他們在殖民主義與極權主義兩者之間選擇一種作為唯一的出路，無異替他們鑄定一種悲慘的命運，好比使我們不得不將但丁在地獄門口上看到的一句話轉送給非洲大陸：“進此門者放棄一切希望。”

七〇．Mr. SCHWEITZER (智利)：智利代表團在討論應否將審議的項目載入議程時，曾指出如果想使安全理事會不越出憲章授予的權力範圍，此中確有我們不得不顧及的管轄權問題。

七一．我們在討論安哥拉問題時所聽到的話，都使我們深信我們對管轄權問題有所保留是正確的。現在還沒有證明我們已經面臨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形，而這是使安全理事會有理由採取行動的唯一情形。我們現在所審議的是關於人權，基本自由，及民族自決原則的問題。

七二．智利向來最熱心維護人權，而且向來依據大會原則同情渴望自由，目前因處於附屬地位，受盡痛苦，完全沒有自由，沒有進展希望，而在經濟及社會地位低劣環境中生活的被壓迫民族。

七三．智利代表團並不反對在聯合國其他有權管轄的機關，如大會或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內審議安哥拉問題，也不反對所選的有權處理的機關去從事其認為必要的任何調查。

七四．不過本理事會若隨便同意審議各方向其提出的一切問題，那末可能留下一種對將來非常危險的先例。我們決不可不顧理事會存立所根據的嚴格法規，而提出政治及社會方面的考慮，雖則這些考慮的確應受我們的尊重及接受。假使我們不遵從憲章內關於理事會行動範圍之限制的規定，那末我們可能會得到相反的結果，不但不能促使問題達成解決，反將延誤並阻礙此事。

七五．爲了上述理由，智利代表團不得不於表決文件 S/4769 內所載三國決議草案時棄權。

七六．蔣先生(中國)：安全理事會討論將本項目載入議程時中國代表團曾表示若干保留。我們說我們對於問題的性質知道得不够清楚，不能說究竟安全理事會是不是最適當的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不過中國代表團在這種情形下，向來是主張將項目載入議程的，即使祇是爲了要更明瞭問題的內容。我當時曾特別指出將項目這樣載入議程不應妨礙任何有關方面的權利及要求。現在我們已經經過了非常激烈的辯論，若干問題已於這次辯論之後比較清楚了，但若干其他問題則仍很含糊不明。

七七．有一點已經弄清楚，就是葡萄牙並沒有威脅什麼人，葡萄牙並不想擾亂任何國家的和平與安全。關於這一點，我所說的話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因爲賴比瑞亞代表從未指控過葡萄牙對任何國家有什麼侵略的陰謀。

七八．第二點是究竟安哥拉的現狀是否足使情形日益惡化，終至變成國際和平安全的威脅。關於這一點，我認爲這次討論結果並不清楚。

七九．有人說許多稱贊葡萄牙管理成績的話，也有人說許多斥責的話，雙方都曾引證權威言論。中國代表團則認爲安哥拉的實際情形仍很含糊。安哥拉人民真正希望的究竟是什麼，也是我不願隨便斷定的一點。

八〇．上次會議中賴比瑞亞代表引述了我一九四七年就印度尼西亞問題所說的一句話。那次辯論很可以表明我國代表團對一切殖民地問題所持的立場。那時候那邊有一種情形，我要向本理事會各理事再追述一遍。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及印度尼西亞人民有許多關係。中國人民對印度尼西亞的情形知道得相當清楚。我們知道印度尼西亞人民對他們與荷蘭的關係有什麼感想。一九四七年夏季我們深信印度尼西亞人民真心希望脫離荷蘭，成爲一個獨立國。我們確知荷蘭如欲繼續舊政權，唯有繼續其對印度尼西亞已發動的武裝征服行動，中國代表團非常清楚世界和平安全與印度尼西亞獨立的關係。

八一．不過，關於安哥拉，則這種關係不大清楚。中國代表團在發言及表決問題時向來是反對殖民主義的。不過我要提出一點，就是任何一國如欲從事促成

根據平等自由的政治結合，聯合國的任何機關都不應加以阻撓。葡萄牙想試一試這種政治結合，能否成功很難預測，不過我覺得目前安全理事會不應對此問題採取任何立場。我認爲安全理事會此刻最好不要干涉安哥拉的情勢。爲此原因，中國代表團很抱歉不能支持錫蘭、賴比瑞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提出的決議草案。

八二．Mr. MENEMENCIOGLU (土耳其)：這次辯論中曾經提到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如廣大的非洲大陸達臻自由生活，各民族自決權利及廢止不合時代的殖民主義問題等等。土耳其人民及土耳其政府對上述重要問題的主張，大家都已知道，而且都已一一於適當時機載入聯合國主管機構的紀錄了。我們認爲根本不必每次重新討論這些重要的原則，而且認爲不應於沒有爭論問題存在時把它們用爲這種爭論的根據。

八三．因爲安全理事會行動範圍有限，所以我們今天在此討論憲章第三十四條對若干特殊事件能否適用的問題。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的最高機構。憲章內有明確條文委任安全理事會負責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對於構成本組織多數國家的任何一個小國，憲章內確切敘明聯合國本機構行動範圍的各條文的正確解釋與適用，可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土耳其也屬於這一類的國家，所以我們覺得在我們解釋或適用憲章內關於安全理事會的各條文時，不得不將自己的情緒，因爲屬於對多數問題與我們理想相同的國家團體或集團而慣用的權宜投票辦法及任何類似的其他考慮，完全擱置一邊。

八四．我第一次就本項目載入議程問題發言時[第九四四次会议]，已對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安全理事會是否爲目前階段中審議這些事件的正當機構一節，表示相當懷疑。現在我們雖已研究了三國提出的決議草案，上述的懷疑仍未消除。

八五．土耳其代表團知道各提案國已在現有案文中竭力設法消除法律、實際及其他方面的種種障礙，它們的誠意是非常明顯的。另一方面，在大會討論另一有關葡萄牙的問題，即關於根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就其非洲屬地向聯合國提供情報的問題時，土耳其代表團曾投票反對葡萄牙的主張，我們曾投票贊成要求提供這種情報的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

八六．不過，我已經說過，鑒於憲章已責成聯合國各機構擔任各種確切任務與責任，所以本組織內像我

們這樣的小國必須非常嚴格的尊重憲章各條文的充分與正當適用，尤其關於安全理事會的各條文。

八七．我認為無須重申土耳其政府向來反對各種方式的殖民主義的立場，無論係在何處或由何人實施這種可怕的制度，我們對於一切壓迫行為無不表示反對與痛心，對在此次辯論中所述的實例，尤其深感震憤。不過，現在要我們決定的乃是聯合國特別為干涉世界和平之威脅所設的機構，安全理事會應否受理安哥拉最近發生的事件。關於這一點，土耳其代表團非常抱歉不能支持各提案國的要求，所以將於表決時棄權。

八八．Mr. SUBASINGHE(錫蘭)：我祇想很短的說幾句話。我們方才聽到好幾位代表發言，有些代表所取的立場是現在還沒有人提出充分證據證明安哥拉目前情勢足以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我在答復這種說法以前，先要提到另一個問題。

八九．中國代表不知道安哥拉人民是否真想獨立。有史以來我從未聽到過用表決方法來確定任何殖民地人民要不要獨立的事，不過，我想全世界及聯合國都已承認各附屬國家都有權要求獨立；我們心目中確實知道安哥拉人民既是殖民地人民，因此也一定非常渴望獨立。

九〇．至於國際和平的威脅，難道安全理事會一定要等到軍事飛機在上空轟炸了，大炮和機關槍已在轟擊掃射了，才可認為有威脅國際和平安全的情形存在嗎？我認為不然。

九一．我們認為在今日非常敏感的世界，各處殖民地人民正在爭取獨立的時候，如果讓情勢益趨惡化至各大強國均被牽入的地步，國際和平總是要受威脅的。

九二．我們已經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越南人民開始對殖民國法蘭西，從事武裝鬭爭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對情勢表示關切，美利堅合眾國不是也對情勢表示關切嗎？不但如此，那邊的情勢豈不是已經到了很可能會發生公開國際戰爭的地步嗎？

九三．同樣，當寮國發生鬭爭時，我們讓當時的情勢日趨惡化。那邊豈不是也發生了一種各大強國都非常關切的情勢，發生了真正威脅國際和平的情勢嗎？

九四．在剛果，剛果人民的要求也同樣忽然之間聲勢日益浩大。最後，在我們還不清楚實在情形時，安

全理事會即已深深地牽涉在內，今天我們已知道其代價多高了。

九五．錫蘭代表團的立場是：我們知道安哥拉人民誠然還沒有拿起武器來與葡萄牙軍事力量發生武裝衝突，不過我們所得的情報已清楚證明該地正在發生將來足可引起武裝衝突的情勢。

九六．我並不是說安哥拉人民的力量與葡萄牙軍隊的力量相等或抵得過。不過，我們從非洲若干獨立國代表的發言知道，他們對安哥拉人民的獨立態度，非常激烈。我決不是暗示非洲各國會向葡萄牙採取軍事行動，使安哥拉人民能臻達獨立，不過的確要說非洲各獨立國與葡萄牙間的情勢已日益緊張。我們之所以深怕如果發生這種情勢，而且如果安哥拉再發生其他事件，就甚至有各大國對一方或他方表示關切的可能，就是為了這種緣故。既然知道了這種情形，難道安全理事會不應在還沒有出事以前即予以消除嗎？我們難道一定要等到發生了公開衝突才着手干涉嗎？

九七．我們到底提議了什麼呢？賴比瑞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錫蘭代表團究竟提議了什麼呢？我們並沒有建議請聯合國從事武裝干涉，制裁葡萄牙；我們祇請葡萄牙接受安哥拉人民自決權利的原則，像我們在聯合國內接受各殖民領土人民自決權利一樣。

九八．我們曾說有人提出性質嚴重的指控葡萄牙當局的話。所以為使我們確實知道這些指控究竟是否屬實，使世界輿論能够安心起見，讓我們聯合國以一個小組委員會的方式派一個大家接受的權力機關去查明事實真相！

九九．我們要求防止世界和平的可能威脅，難道是過分的要求嗎？我籲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考慮這一方面，並再度籲請各位採取若干性質不很嚴重的行動——我再說一遍，性質不很嚴重的行動——以使防止其他事件。

一〇〇．主席：現在既沒有別人要發言，我將以美國代表的資格行使代表我國政府就決議草案[S/4769]發表意見的權利。

一〇一．賴比瑞亞代表 Mr. Padmore 第一次在安全理事會內提到安哥拉問題時；承認安哥拉最近發生的動亂事件本身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並不構成直接威脅。當時他曾說：

“本人相信現在我們還來得及去幫助安哥拉建立一種葡萄牙人及非洲人都無須恐懼的前途。不過我們已不復有幾百年或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一項本來純屬人道性質的任務。”〔第九三四次會議，第七段。〕

他強調指出幾個聯合國必須注意的問題；在這交通非常迅速的時代，必須從速採取行動；承認安哥拉問題是非洲範圍廣大的問題之中的一部分；葡萄牙宜即接受聯合國的合作與援助，藉以發展葡萄牙在非洲的各領土。從 Mr. Padmore 所說的話，顯然可見他預料該處情形若不改善，就會發生可能威脅非洲，甚至全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情勢。

一〇二．美國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所根據的原則，是不但要積極消除衝突的現象，而且要設法消除其根源。我很抱歉不能贊同中國代表及本理事會其他代表以這樣合理有力的話聲明其立場的態度。我們雖然充分瞭解安哥拉及該處的情勢，目前並不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不過我們深信這種情勢若不設法緩和，可能會引起更多糾紛，而且會發生許多出於意料，不幸而危險的結果。

一〇三．我們美國全國對羅安達發生的事件以及社會各界所受的生命損失，深感痛心。我們在此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不能使這些人復活。不過，我們也許可以防止其他暴動事件，因為這種事件祇能使謀求基本問題達成解決的積極努力更加困難。

一〇四．最謹慎的辦法就是根據過去數年內非洲許多地方的重大改變來看待羅安達的糾擾事件。安哥拉祇是非洲大陸整個進展過程的一部分。美國的主張自從傑弗遜寫了下列一段話以後，至今沒有改變過：

“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人皆生而平等，造物者授以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及追求快樂的權利在內。人類設立政府就是為求獲得這些權利。政府須經受治者許可而獲得其正當權力。”

我們認為這些話反映各國政府都應遵行且應遵其全力使之實施的基本原則。

一〇五．大會多少年來一直非常關注葡屬非洲各領土的情況，這已經不是秘密的事了。安哥拉人民毫無疑問有權享受憲章保證的一切權利，也有權以毫無羈束的機會去發展其經濟、政治及文化方面各種潛能。

我確信葡萄牙承認它有鄭重義務從事迅速而有系統的改善其各領土人民生活狀況的工作，這是憲章所期望的一種進展。

一〇六．假使美國現在不誠懇坦白的表明它認為葡萄牙各領土內按步就班的計劃，及其加速實施，乃是目前葡萄牙管理下全體居民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順利進展——簡言之，就是達臻充分自決的進展——的必要條件，那末美國就未免有虧其為葡萄牙友邦的責任。

一〇七．葡萄牙最近的將來面臨的實際困難非常重大。假使安哥拉人民沒有理由可以相信，不久他們亦可參加意見決定其前途命運，那末今天的緊張情勢必將日益嚴重，可能會發生擾亂秩序的情形，真的成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而且清楚知道，就在安哥拉北邊的那個極大的不幸國家剛果已經發生了什麼悲慘事件。我想若說剛果多半的問題是由於為和平有效行使自治主權奠定必要基礎的準備工作做得不夠，抵不住民族主義迅速發展的壓力，決不致言過其實。

一〇八．所以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確保安哥拉將來不會有同樣的情形。我們認為應當早日在領土內從事政治發展為其不可分之一部份的教育、社會及經濟發展，並使這一地區內的人民能迅速達到政治知識成熟的地步。我們都知道成熟的政治知識乃是世界各地的迫切需要。

一〇九．大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認為，若干重要領土是屬於憲章第十一章意義範圍以內的非自治領土。大會說葡萄牙有義務根據憲章第十一章規定轉遞關於這種領土的情報。大會還請葡萄牙政府參加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的工作。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國政府認為對葡萄牙最有利的途徑，以及對促進葡屬各領土人民利益最好的行動途徑，似是與聯合國合作。據我們看，我方才提及的決議案是邀請葡萄牙與本組織各會員國合作，以確保葡屬領土人民能有更迅速的進展。我再強調“合作”兩字。美國認為這件決議案內並沒有任何隱藏的危險。我們認為這是一種關懷的表示，誠意表示，而且更進一步說也是一種願意真誠合作達臻我們大家的共同目的，亦即本組織憲章所承認之目的的一種努力。

一一〇．因此，我們希望葡萄牙能依據安全理事會案前的決議草案去進行，倘能這樣，那末用憲章關於

非自治領土人民的第七十三條(丑)款的話來說，它必能“按各領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進展之階段，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予以適當之注意；並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發展。”

一一一．我希望大家能根據我這次發言的用意接受我的話，就是鼓勵安哥拉和平演進成為所有各種族人民皆能融洽相處，彼此互相尊重現有各種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社會。

一一二．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關於安哥拉問題的討論，充分證明了賴比瑞亞代表團提出葡萄牙當局殖民主義行動在安哥拉引起的危機，不但必要而且適合時機。葡萄牙殖民主義當局使用武力，意圖壓制安哥拉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措施，已經構成了全非洲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

一一三．關於這一點，我不能同意美國代表最近對該處情勢所作的估計，他認為安哥拉目前的情勢並不構成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一一四．事實上，賴比瑞亞的動議獲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錫蘭及蘇聯代表團以及三十幾個亞洲及非洲非理事國代表團的全力支持，這就足以證明大家一致譴責正在殲滅安哥拉自由與獨立之鬪士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美國代表發言時並無這種譴責表示，我祇能引為遺憾。

一一五．現在有人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安哥拉發生的嚴重情勢，並說必須採取緊急有效措施，強迫葡萄牙政府履行其根據聯合國憲章所有的義務，遵行大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通過的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規定。我很高興聽到美國代表也認為須促請葡萄牙政府注意必須尊重根據憲章所負的義務，以及重申這種義務及殖民地國家及民族之權利的各項決議案。

一一六．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應否將安哥拉問題載入理事會議程這個程序問題時，已顯然可見理事會內對賴比瑞亞所提的呼籲分為若干不同的勢力。安全理事會內各殖民主義國家的代表，鑒於亞非各國採取聯合陣線，一致譴責葡萄牙在安哥拉所採的可恥政策與辦法，所以不敢公開反對將安哥拉問題載入議程。不過，從聯合王國及法國代表的發言，顯然可知它們同情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並不支持賴比瑞亞所採的行動，也不要安全理事會採取任何措施制止葡萄牙當局在安哥

拉所採的壓制行動。聯合王國及法國代表提出的保留，目的在使人懷疑安全理事會是否有權審議這個問題。這種行動清楚證明，它們不願討論這個嚴重的問題，而且希望根本不要審議這個問題，也不要作成有效決定，對安哥拉問題實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宣言。

一一七．聯合王國代表今天的言論證明了殖民主義國家不願討論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錯誤行為，還證明憲章各項規定及大會通過的關於殖民主義的決議案都不及殖民主義國家間的團結那麼重要。我們對這種事祇能表示遺憾。

一一八．蘇聯代表團仍不清楚為什麼有一個亞洲國家——我們的鄰國土耳其——覺得不能積極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覺得不能支持這件決議草案，既然這件草案無論如何欠善，目的畢竟是要防止安哥拉情勢繼續惡化，使葡萄牙殖民管理當局不能再對安哥拉人民肆行強暴。

一一九．同時，在討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殖民主義者現在已很明顯被逼處於防禦地位，他們不但已經陷於孤立，而且他們的立場已失去民心。賴比瑞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錫蘭、迦納代表及若干其他參加討論的人已經引述了無數事實，完全推翻了葡萄牙代表聲稱安哥拉是葡萄牙一部分，並謂安哥拉情勢純屬葡萄牙內政問題等毫無根據的說法。法律條文的圈套和誹謗辦法都未幫助，而且也不會幫助，葡萄牙殖民主義者證明無法證明的事情。

一二〇．安全理事會的討論已經清楚證明了下列幾點：第一，安哥拉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仍受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統治，非洲土著人民仍處於非人的生活狀況，而且他們正在受葡萄牙殖民管理當局向他們施行的最嚴厲的武裝及警察恐怖行動，鎮壓措施及大規模的報復行動；第二，因為葡萄牙政府對安哥拉從事這種行動，所以該處已發生了一種構成國際和平安全嚴重威脅的情勢，因此，安全理事會必須採用緊急有效措施，制止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的犯罪行動。

一二一．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內發表的言論，根本不值得予以答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代表已經充分暴露了他的真面目，證明他是十七世紀傳留下來的頑固的殖民主義者，不但仍舊不能瞭解他現在生活於二十世紀中葉，而且非常驚異懊惱，不懂何以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看不出葡萄牙殖民



制度的好處，不能欣賞葡萄牙管理當局五百年來不斷賞賜安哥拉非洲人民的“利益”，還要批評和譴責葡萄牙政府希望能在非洲再保留幾百年的神聖秩序。

一二二．葡萄牙代表矢口否認其他各代表團提出的一切事實及理由，可說真是不失本色。安哥拉人民最優秀的代表，就是真正為安哥拉人民自由與光明前途奮鬥的愛國志士與戰士，都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代表在這裏刻薄地指為罪犯和流氓，據說是受了麻醉品和酗酒的影響才反對葡萄牙當局的。所有報告葡萄牙對安哥拉非洲人所施野蠻強暴辦法的通訊員和新聞記者，也都被葡萄牙殖民主義代表稱為說謊的騙子。凡發言支持安哥拉人民及反對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殲滅非洲人民的辦法的各位代表，也都被他稱為煽動人心並受了國際共產黨的主使。

一二三．不過，不管葡萄牙代表如何盡力想把安哥拉說成人間天堂，事實還是事實。這種事實不但說出，而且大聲叫嚷，葡萄牙當局對安哥拉土著人民造成的情形如何的忍無可忍！

一二四．安哥拉人民與葡萄牙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樣都從未享受過投票權利，而且向來不准參加該國政府工作，這是事實。民衆組織及政黨的活動都慘遭抑制，他們的領袖都受殘暴的刑罰或被驅逐出境。安哥拉領土內本地人民目前根本連一個合法的民主組織也沒有。葡萄牙殖民管理當局極度殘暴的事實真相，業經許多公允的人證實，他們決不是葡萄牙代表不斷指稱的共產黨。

一二五．例如，還沒有被葡萄牙代表列為共產黨宣傳機關的美國雜誌 *Look* 三月二十八日一期內關於安哥拉情形曾說：

“在這所謂葡萄牙非洲行省內，黑人不但慘遭無情剝削，而且一提獨立兩字即有被監禁之虞... 葡萄牙在這非洲領土內建立的政權，最近以殘暴手段壓制反對分子的暴動，這件事已露出它的鐵腕。”

該雜誌又說：

“黑種工人經僱主請求即可受葡萄牙警察鞭打，雖則這種行動是絕對不合法的，而且往往還受雇主自己鞭打，他們常用一種叫做 'palmatória' 的木鏟做刑具，這種木鏟上面有許多小洞，鞭打的時候可以吸住受刑者的皮膚，受這種鞭刑的人往往好幾天不能工作。”

這個作者又說，“有一個里斯本的知識份子告訴我說，那裡固然有些殘酷的事情，我們是知道的，不過你一定要愛一個人才會虐待他。非洲人像一個女人，你愈打他，他愈愛你。”

這是一個葡萄牙代表尚未列為共產黨煽動份子的一個美國通訊員所說的語，雖則他下次演說時也許要把他列入。

一二六．葡萄牙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供保證說，安哥拉有一個種族混合的社會，並說人權乃是葡萄牙國政治與社會結構的砥柱。不過，不可否認的事實證明這些話完全是虛構、捏造的、愚蠢的謊話。安哥拉的土著居民正在受最殘酷的種族歧視待遇。有人已在理事會內說過了，把非洲人分為各種等類，屬於不同等類的非洲人在法律上亦處於不同等類的地位，這種辦法根本就是最狡猾精細的純粹葡萄牙式的種族歧視制度。

一二七．葡萄牙官方雖聲稱葡屬各殖民地人民享受相當的權利，但是事實適得其反，葡萄牙管理當局所採的種種法律措施及整個行政慣例，合併起來把這些人民的一切權利剝奪淨盡，毫無例外。甚至在葡萄牙本國境內，雖則按憲法來講葡萄牙是一個自治的國家，但事實上是一個真正的法西斯國家，人民的公權祇獲有紙上的保證。不過，各殖民地的土著人民則比他們還要無力自衛。這種情形祇要一看葡萄牙的憲法和有關所謂葡籍土著人民的各種特殊法律，就清楚可見。例如，根據第八條第十三節規定，葡萄牙公民照理不能因不償付債務而被監禁，亦不能強其工作抵償債務。不過這條規定對土著居民並不適用。根據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葡萄牙當局可強迫土著人民工作抵償。

一二八．土著法律內就有許多實例可以證明葡萄牙管理當局聲稱任何團體都不享受較另一團體更多的特權一言完全不確。例如，土著法第九條，根本不准土著居民享受行動自由等最基本的公民自由。他們若想在受某一地方機關管理的地區內改換住址，必須先向此機關取得准許遷移證；若想遷至受另一地方機關管理的地區，則必須經兩個機關的許可。第二十三條規定土著居民在所謂非土著機關內不能享受政治權利。他們無權投票，也不能參加政府的職員工會。該條又說，各省管理機關內必須有土著人民的代表，但必須按照法律推選，而按照法律規定，則他們無異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一二九．葡萄牙代表曾想盡辦法要理事會相信安哥拉沒有強迫勞役。不過，事實適得其反。這些事實及目睹其事的人的報告都足以證明葡萄牙代表所說的話完全不確。例如，有一本名叫“Nation”的美國評論雜誌曾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一期內說：

“安哥拉的農夫和工人都慘遭剝削。他們強迫農夫按當局規定的低價將其農產售於殖民者。工人則被迫替殖民者與殖民地各公司做工。當局每年強迫二十五萬安哥拉人出僱於各農業、鑛業及建築公司，不把他們當人看待。”

這是載在非共產主義刊物內的話。這本雜誌內說，強迫勞役對婦女及兒童也一樣適用，還說有數千八歲的兒童在殖民者的咖啡園和農場內工作，安哥拉現在尚有一種冒充契約制度的有系統的販賣奴隸制度存在。

一三〇．請葡萄牙代表注意，有一本名叫“導報”的英國報，業經聯合王國代表證明也不是共產黨的喉舌。一九六〇年四月八日這份名叫“導報”的英國報內說，過去二十年來，葡萄牙各殖民地內使用強迫勞役的辦法尚在繼續增加，而且已經到了在安哥拉與莫桑比克兩地都佔重要地位的地步。

一三一．我們聽到一些好聽的話，說黑種與白種學齡兒童都在一起上學。葡萄牙代表在紐約說這話顯然想要人對他發生良好的印象。不過，在教育方面及許多其他方面，說也奇怪，實際情形並不符合這幅理想的種族融洽的美麗圖畫。

一三二．事實證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境內傳播文明的結果——對於葡萄牙，這是一種快樂的結果——根據聯合國文教組織的紀錄，無非是安哥拉人民中祇有百分之一·四會受初等教育。這個數字甚至比全非洲的數字——百分之四·七——還要低。殖民主義者故意要使人民混沌無知，顯然以為教育會敗壞非洲人的思想，發生像麻醉品一樣的作用，所以一直不給他們機會去受教育和訓練國家幹部人員。

一三三．所以經過葡萄牙五百年來開明的管理和傳揚葡萄牙文明的結果，安哥拉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九仍是文盲，實非偶然。葡萄牙其他殖民地——其中有許多較葡萄牙本國面積更大的地區，根本一個學校也沒有——文盲程度何嘗不是一樣，顯然也非偶然。

一三四．葡萄牙殖民主義代表向我們保證說，在這一個繁榮的葡萄牙省內根本沒有經濟剝削的事。不

過，這祇是另一謊言，因為在經濟方面，安哥拉是十足的可以代表殖民地領土的一個榜樣。它的經濟完全受葡萄牙及若干外國本土的利益控制，包括美國在內。

一三五．葡萄牙與安哥拉及其他各殖民地間現有敲詐性質的貿易完全是用以彌補葡萄牙本身對外貿易經常入不敷出的情況。例如，紐約時報，另一“受共產黨買通的”報紙，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說葡萄牙一九六〇年度對外貿易入超共達一萬萬五千萬美元，其中憑安哥拉及莫桑比克貿易得以抵消了六千萬美元。

一三六．葡萄牙對各殖民地所採取的政策是故意阻止經濟發展的政策。我確信，葡萄牙代表一定會覺得很難舉出任何大公司的名字，純因那裡根本沒有什麼工業可言。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所講的故事，並不使安哥拉土著居民的一般貧困狀況有所改善。根據聯合國的數字，該處土著人民每年按口收入平均數字非常低落——每年一百美元，非洲人每年還要從此數中付人頭稅約十美元。

一三七．葡萄牙當局一直在安哥拉採取一貫的“葡萄牙化”政策，希望增加白種的葡萄牙人口，以便在將來遇有危機時，能有決意保持葡萄牙殖民制度的軍事力量。他們為達到這種目的所採的措施之一，是把擁有良田的非洲人趕走，讓歐洲移民接收原屬非洲人的土地，藉口說他們祇是佔用別人遺棄的產業。所以，前為 Salazar 政府的一個最高級官員，而現在則被葡萄牙代表稱為共產特務的 Captain Henrique Galvão 曾說安哥拉現在患人口貧血症，一種看不見的向外移民，而這是人口減少主要原因之一，這話實非偶然。

一三八．剛果(布拉薩市)代表已告訴我們有多少安哥拉人不要享受葡屬安哥拉殖民地的優美生活，從那裏逃到毗鄰各共和國，包括剛果(布拉薩市)在內。

一三九．這全是事實，而且都與葡萄牙代表聲明的話不同，證明這些話顯然不確，而且葡萄牙代表根本沒有辦法加以駁斥。他發言時憤怒而不自抑制的口氣，確切證明他在此地設法辯護的可恥情況，是毫無希望注定要失敗的事。葡萄牙代表像一個快要溺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般，想抓住一種大家已聽膩了的辦法：就是在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時，必須將一切過錯歸罪國際共產主義。也許會有思想怪僻的或是天真的人，會上他這套甜言蜜語的當。

一四〇．不過，大家顯然都已看出了他想將罪行從有罪者推到無辜者身上的企圖，是何等荒謬，無怪大



家聽了葡萄牙代表的話要哄堂大笑了。葡萄牙代表發言時，顯然籲請各殖民主義國家代表支持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立場。他說，葡萄牙政府自己認為是最積極反抗共產主義的一國，原因無非在此。葡萄牙代表顯然從未想到，現在已經不能再用武力和刺刀來打倒共產主義的思想了。他應記住希特勒反共產主義運動和軸心國家遺臭萬年的結局。衰老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理智和力量都不特別顯著，若也從事這種企圖，看起來一定更加荒謬可笑。

一四一．不過，這却使人發生了下面的一個問題：像葡萄牙這樣落伍的一個國家怎麼還能保持非洲和亞洲這樣廣大的殖民屬地？從迦納代表上次理事會會議中向美國及聯合王國說的話，及今天剛果（布拉薩市）代表向法國說的話，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一個答案，因為他們知道應當請誰向其小夥伴葡萄牙施行壓力，逼其改變其安哥拉政策。葡萄牙殖民主義目前在非洲、亞洲之所以能够站得住，顯然是因為它獲有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強大盟國精神與物質的支持。不過，葡萄牙當局在安哥拉及其他各殖民地內愈是頑強殘酷，將來被人逐出非洲亦一定愈是厲害、愈是澈底。

一四二．蘇聯與亞非許多獨立國家一起向來而且現在也再強調聲明，蘇聯不但同情而全力支持被壓迫人民要求解放與獨立的鬭爭。我們聲明我們全力支持安哥拉人民反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正當鬭爭，而且我們堅決譴責各種方式的殖民主義，連同葡萄牙式的一類在內。

一四三．當初投票贊成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許多國家，現在根據該決議案規定有義務全力支持並援助正在奮鬥要求解放的殖民地人民，並強迫各殖民國家立即採取措施，將一切權力移交各殖民地的土著人民。

一四四．我必須特別指出，葡萄牙代表在第十五屆大會第一期會議討論上述宣言時，寧願保持沉默，假裝這事與他無關，儘可以坐在那裏靜待風浪平息了再說。現在臨到安全理事會要應付如何對安哥拉實施這項宣言的規定這一具體問題時，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就着了慌，開始說許多不得要領的誹謗的話，事實上都是針對所有投票贊成這項宣言的國家。因此，他們也就是在攻擊整個聯合國，預備仰賴軍事集團各友邦的支持，以便迴避他們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宣言規定的責任。

一四五．葡萄牙殖民主義代表發言時的口氣與性質，也很值得注意。假使他在大會通過了准許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宣言之後，還敢在此，在安全理事會內，用這樣驕橫強霸的口氣，如此專斷的態度向亞、非各獨立國代表說話，那末我們不妨一問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其他各殖民地人民說話時，又是用什麼態度。我們今天在這裏看到的是一隻快死的殖民主義怪獸臨終時的那種咬牙切齒的樣子。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臨終痛苦掙扎的時候，還是可以嚴重殘害安哥拉及其他殖民地的人民。不過讓我們弄清楚一點：它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不久安哥拉獨立國的代表就可以在聯合國內發言，葡萄牙殖民主義和安哥拉人民全部歷史中最悲慘殘酷的一頁所留下來的無非是黑暗的可痛的往事罷了。

一四六．目前，安全理事會有責任立即採取措施抑制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並確保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規定，能即切實實施。安全理事會目前的討論，再度證明現在時機已到，必須考慮立即廢止殖民制度的問題，而且大會當初通過這項宣言確有必要。現在凡投票贊成這項宣言的亞非國家及其他各國，現在都必須積極努力，實行內中各項規定，從申明原則進至充分實施。

一四七．錫蘭、賴比瑞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請我們審議的決議草案〔S/4769〕的特點，是促請理事會注意，必須立刻對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的犯罪行為有所應付，並採取緊急措施。這件決議草案重申安哥拉的危機不是葡萄牙的內政問題，而是含有國際性質的事項，並說葡萄牙意圖壓制安哥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措施，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是嚴重的威脅。因此決議草案內含有譴責葡萄牙政府所採政策及行動之意，雖則我們認為措辭尚不够公開，不够明確。

一四八．三國決議草案的另一缺點就是，內中並未請安全理事會立即採取措施，確保安哥拉的自由與獨立，祇規定指派一個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並向理事會具報。

一四九．據蘇聯瞭解，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並不阻止安全理事會隨時經任何理事國之要求立即重新開始審議安哥拉問題，以便採取必要解決辦法。不過，大體上蘇聯代表團是同意這件決議草案的，且將投票贊成，因為這件決議草案重申安哥拉人民自決及獨立的權利。不但如此，性質非常重要，而且事實上具有決定

性的第一段內說，葡萄牙必須立即採取措施，實施准許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的宣言。

一五〇．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終究必須明白時代已經改變了。我們已不復生存在十七世紀，而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現在我們給他們一個機會用和平辦法來解決殖民地問題。如果他們拒絕這個機會，那末將來他們祇能責怪自己。他們將被逐出非洲疆土，同時，愛好和平各國都將全力支持安哥拉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正當鬭爭。

一五一．安全理事會有責任使安哥拉受苦很久的人民能够早日自由獨立，不受遼遠的葡萄牙外國壓迫勢力指使，而能照自己的意思以符合國家利益的方法建立新生活。

一五二．主席：鑒於時間已晚，而且最好能在延會以前舉行表決，有人提議，如果蘇聯及理事會其他理事不表示反對，可考慮不作英法文傳譯。

一五三．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鑒於今天必須作一決定，所以蘇聯代表團願破例不反對放棄英法文傳譯。

一五四．主席：既然無人反對這種例外的程序，我現在請要求行使答復權利的土耳其代表發言。

一五五．Mr. MENEMENCIOGLU (土耳其)：我不會延緩表決的。我只擬用一分鐘說幾句話行使我的答復權利。蘇聯代表發言時曾說他不能瞭解何以土耳其代表不表示願意投票贊成現在在我們案前的決議草案。我原以為我已把土耳其政府何以認為憲章第三十四條對安哥拉最近事件不能適用，說得非常確切了。不但如此，我還說憲章內關於安全理事會各條規定的嚴格解釋與實施，對於本組織各小國可能構成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國負責當局作成這種決定時，充分知道我們的盟國美國與我們的鄰邦蘇聯都贊成這件案文，我相信，這一點本身就更能證明我們所抱信念如何的堅強。

一五六．主席：賴比瑞亞代表要求於表決以前再發表一段陳述。

一五七．Mr. PADMORE (賴比瑞亞)：我祇擬很短的說幾句話。我認為我應代表非洲各國再說幾句話。

一五八．我希望表決以後不會再有其他理由要延長會議耽誤各位的時間。不過，我國代表團現在要再提請理事會各理事注意憲章第三十四條，就是以不可爭辯的權力授予安全理事會的一條。這一條規定：

“安全理事會得調查任何爭端或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任何情勢，以斷定該項爭端或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我要強調“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情勢”這幾個字。根據第三十四條內這一點法律規定的內容，可見可能危害世界和平的情勢不一定是兩會員國間的爭執。我這話是特意向中國代表解釋的。

一五九．賴比瑞亞總統 Mr. William V. S. Tubman 幾個月前在某次演說中曾說：

“在我們勝利的時候，我非洲同胞必須記住，我們所求的是正義不是報復。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追念已往的冤恨和痛苦。我們要瞻望前途——我們希望這個前途能徹底剷除使我同族人民遭遇如此不幸命運的種族仇恨。我們必須抱着寬恕友好的態度與白種人握手。我們必須邀請他們與我們一同埋葬已往的誤會，共同合作建立一個更美好愉快的世界。”

我確信這是一種寬大明達的態度，世界各國政治家至少都應當願意同樣對待。不過這種態度已遭葡萄牙代表及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拒絕。

一六〇．非洲人民已籲請理事會各理事想一想，兩次世界大戰中非洲人民為一致衛護人類自由所提出的貢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Flanders原野裡充滿非洲人與美國、英國、法國及其他歐洲人的墳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非洲人的熱血灑遍了衣索比亞、北非、歐洲、近東及緬甸等戰場。北方冰天雪地的地方有他們的荒塚，熱帶烈日焦炙、黃沙飛揚的地方也有他們的墳場。我們要求大家對我們的犧牲提出一點最低限度的報答，難道算是什麼奇怪的事、不合理、不公允或不正當的事嗎？難道我們應當知足，承認聯合國憲章的崇高原則唯有在非洲是可以不必適用的嗎？

一六一．我們所處理的問題並不是一時的現象，將來時過境遷，自然就會解決。你們今天也許可以設法逃避這個問題，但是明天，後天，這個問題將以更嚴重劇烈的方式鬧得你不得安謐，一直逼到你非採取贊成一方或他方的立場為止。

一六二。非洲各國代表將特別注意中國代表所作的分析。不過，理事會這次的行動並不是葡萄牙的勝利或是非洲無告人民的絕路。非洲各國人民的代表是決不會放手的，我現在要代表非洲各國，尤其向主席遞送文件 S/4762 所載函件的各國聲明，這件決議草案若不獲通過，則我們將轉請大會審議安哥拉問題。

一六三。主席：很對不起，我方才還沒有機會請問土耳其代表的答復是否可以不必傳譯。我還想知道賴比瑞亞代表是否也同意不必傳譯他所說的那幾句話。

一六四。Mr. PADMORE(賴比瑞亞)：主席，我同意。

一六五。主席：在這種情形之下，除大家瞭解葡萄牙代表要求於表決完畢後再准他發言外，要是沒有別人要表示意見，我們將開始表決錫蘭、賴比瑞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提出的決議草案 [S/4769]。

舉手表決。

贊成者：錫蘭、賴比瑞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無

棄權者：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表決結果贊成者五票，棄權者六票，無人反對。

決議草案因未獲理事會七票可決票，未獲通過。

一六六。主席：現在請葡萄牙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一六七。Mr. GARIN(葡萄牙)：主席，謝謝你使我再有機會向理事會發言。我要說幾句話闡明葡萄牙的立場。

一六八。辯論中若干發言人曾毫無根據的攻擊葡萄牙及葡萄牙的政策，有些人甚至還說許多侮辱的話。這些發言人所說的話無非都是故意嘲笑葡萄牙國家——我們的生活、理想和宗旨。原則上我根本不應討論這種批評，因為這種話根本有關我們認為不屬憲章範圍也就是不屬安全理事會管轄範圍的事。不過，我還是想答復他們，因為有些批評的話雖然是不懷好意，但是有些也許是因為發言人一時感情衝動才說出口

的，而且另一方面為我本國國家尊嚴起見，我認為也不能完全讓誹謗我們的人任意胡說。

一六九。主要的批評和控告是什麼呢？我們所屢次聽見的批評是說我們實行殖民主義。關於這一點，我要向理事會，尤其向說我保持沉默的蘇聯代表，重提我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大會第九四四次会议中所說的話，當時我曾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一七〇。葡萄牙在非洲或任何別的地方都不實行任何方式的殖民主義。祇有故意不肯瞭解葡萄牙實情及葡萄牙民族成立與發展一向所根據之基本原則的人，才會說這種指控的話。葡萄牙雖然分佈四大洲，由許多不同種族的人組成，但是在政治、法律和精神上我們是一個單元國家。

一七一。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在各種族間樹立壁壘及不平等待遇等等情形，在若干誹謗我們的人本國政治制度內雖然是見慣的事，但是葡萄牙則向來不熟悉這一套。我們是一個單元國家。我們並不管理什麼非自治領土——全國各部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和國家的獨立在一起，無一不是獨立的。

一七二。在目前這種世界潮流接受物質觀念為人類發展基本標準的時代，我有責任提請理事會注意一個民族的情形，這個民族在其數百年歷史中向來祇遵從較人類祇顧目前利益的天性更加崇高的精神命令及內心驅使。我們從事這種偉大的事業，這種打開世界一切門戶使人類各大文化能够互相接觸的事業，並不是出於貪慾。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達到一種理想——因基督教文明感召而產生的人類敦睦相處的理想。這是一種使所有膚色、種族不同的全人類能合而為一，共享人類尊嚴的理想。

一七三。在一個充滿了成見，聲稱這一種族或那一種族為優秀民族，及蔑視種族混合的世界上，我們已經廢除了階級觀念和種族歧視。我們本着這種熱誠的友好精神，建立了富有生氣的新社會，在地理上雖然分散各處，但都是順着天然發展，在崇拜同一國旗的愛國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七四。有人聲稱葡萄牙海外領土仍有強迫勞役情形，這種話全是無恥的故意撒謊，其目的有二；一方面以不正當的手段，意圖使一個法律上、精神上及習慣上向來不論種族、膚色或信仰如何維護人格尊嚴、尊重人民自由選擇工作之權利的國家敗壞名譽；另一方面，意圖掩飾誹謗我們的人本國的勞工問題和辦法。個人

的工作自由是葡萄牙憲法及各種勞工法內明白規定的基本原則，有意者儘可查考。葡萄牙也已批准了兩件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廢止強迫勞役的公約，而且我們為了尊重這些公約的規定，根本不必改變我們的國內法。

一七五．大家已經說了不少關於憲章第七十三條與葡萄牙有關的話。葡萄牙國家與政府向來尊重憲法。葡萄牙是界限分明的許多省份組成的單元國家，每一省都與其他各省完全平等。它的憲法是單元國家的憲法。所以我國政府不能為同一法律整體的各部分接受不同的國際法規。由於同一原因，我們認為聯合國根本無權違背葡萄牙的國家結構，違背葡萄牙的憲法原則，強欲將某種特別國際法規適用於我們的單元國家的若干省分，甚至無權提出此種建議。我們也不能同意向本組織提出任何理由，說明何以葡萄牙認為應如此自理其本國的內政。聯合國容許通過歧視葡萄牙的決議案，是不合法的。

一七六．所以，我們對於所謂可能有法律義務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規定就住在葡萄牙海外各省的國民情形提供有關情報那一類的議論，不能不表示懷疑。不過，遇各國專門機關要求我們提供上述各省內各種活動的情報時，我們向來很願意自動照辦。而且我們還屢次沒有接到請求即自動遞送這種情報。譬如我們常常將文件及情報資料提交國際勞工局、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文教組織及若干其他機關，最近還提交非洲經濟委員會。不但如此，我們還經常以這種情報提交本組織圖書館。我們的領土向來開放，任人視察，我國政府的公務機關也公布許多資料，隨時可以查明一般進展和行政進展情形。

一七七．人家指控我們的是些什麼事呢？其中之一說我們在葡屬非洲屯集部隊。因為我們在那裏屯駐了一些軍隊而似乎感覺憂慮的人好像忘了在我國邊界外的若干非洲地區。不幸正在經歷一個嚴重內亂和不安的時期，我們真誠希望這祇是暫時的事。即使祇是為響應本組織最近的決議案起見，我們也有責任設法就地運用各種辦法，絕對保持中立。此外，我們顯然希望保持我國全國各地人民所享受的和平與安謐，使他們不致因外來的罪惡企圖而受害，因為這種企圖隨時可以危害治安，這一點但看羅安達最近的事件即可證明了。

一七八．提出土著法律問題的人似乎忘了我們的法律完全符合我們所參加的關於本問題的國際公約，而且我們甚至在還沒有這些國際法律以前就已這樣辦

理。我相信一定不會有人認真說這種業經許多國家簽署批准的國際公約，會載有違背人權的規定。

一七九．至於有人攻擊葡萄牙壓迫海外人民，這種毫無根據的說法，我一方面要提出強硬抗議，但同時也可以聲明這些話根本不值得予以答復。我當然可以問一個問題，作為答復。為什麼葡萄牙各領土內的葡萄牙人社會到處都很平安呢？我國人民這種安定的生活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誰也不能拿來外來恐怖分子在羅安達造成的事件來否認我們海外領土一向安享和平與完全安寧的事實，這種安寧不是使用武力的結果，而是由於和平相處的共同習慣。

一八〇．我們何以能不靠其他幫助，祇要有當地人民的善意與他們友好協助，就可越過安哥拉與莫桑比克全境呢？根本上，這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葡萄牙人，根本沒有別的願望。

一八一．這次辯論中曾說過許多有關非洲及其種種問題的話。若干代表證明他們根本無意參照非洲實際存在的真正情形和事情來闡明這些問題。他們存心為了宣傳目的造成往往與事實相左的感情衝動的空氣。

一八二．葡萄牙代表團認為應當強調葡萄牙總理最近就整個非洲問題發言時提出的若干要點，因為他所說的前提和所得的結論，今日在本組織內與他幾個月前發言時一樣有效。我要摘要概述他對這個問題提出的幾點有關意見。

一八三．除衣索比亞、北非各國及葡萄牙海外各省外，一般而論我們可說一共有兩種不同的非洲國家和領土。因為兩者的性質各異，所以理應有利於其各種不同問題之正當估計及解決的政策。這兩類領土都曾經歐洲人積極發展，所以基本的界限完全根據統治國的政治態度，換言之，全視它們工作的目的與宗旨。

一八四．若干領土內，這種發展工作主要的是經濟方面以各種企業從事開發天然資源的工作，無須白種人在那裏永久定居。管理國家本來就有意或後來決定教導其土著人民趨向獨立。這種目的與用意都表現於相同的政策，而此類領土的獨立無非是承認已經達到了所希望的目的。非洲和亞洲不但都已發生過這種情形，而且尚在繼續發生。

一八五．在若干業已成為主權國或即將成為主權國的上述領土內，現在似乎仍有種族衝突——甚至有有色人種彼此間的衝突——的種籽存在，可能又引起非

洲自古有之的禍害。鑒於就這些領土而言，白人的地位根本是暫時的，沒有久留的政治目的。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理由要對白人進行我們所目睹的激烈種族暴動行為，何況這些國家能有今日的進展就完全得力於這些白種人。很多人以為這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進展現在已到了不復需要白種人的地步，不過事實已經證明這些假想是何等的錯誤了。

一八六．在黑種人與白種人相處的那些領土內則問題的確比較複雜，而在白種人已經佔有空地、開拓土地、建立農工企業、出資舉辦事業、組織公共行政系統、確立法律與秩序的地方更為複雜。

一八七．因發現、因協定甚至因征服而發生的關係、因開墾土地所作的工作以及世代承襲的產業，都是已得的權利——數百年來所有各洲向來承認的權利。但是現在高唱“非洲歸給非洲人”口號的人雖則根本沒有充分力量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却想不作任何努力，祇靠改造歷史——而且不僅對白種人如此——來推翻這種權利。

一八八．我們必須有勇氣申明這種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說，在目前通行的想法的範圍內不易找到有條不紊公允進步的解決辦法。而且也不能在白種人的或是黑種人的種族歧視觀念的範圍內找到解決辦法。唯一出路是種族混合社會的途徑，讓各種族共同相處，由最能幹最有資格的人擔任指揮及領導的責任。這種程序往往不是自動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祇是掀起一陣陣的灰塵，但是他們既不注意也不了解這種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

一八九．反殖民主義者對於負責的國家及其政府所採取的難免猶豫不決，而且有時甚至前後矛盾的步驟，不但不予同情諒解，幫助它們解決現有困難，反而盲目加以攻擊。他們根本不顧理智和公道，祇鼓吹毫無根據的政治思想，以致引起許多激烈情緒和利害關係，對於黑種人和與之相處的白種人都沒有利益。

一九〇．我們是一個歐亞及歐非人種合成的國家，對於這些問題不僅是表面上覺得關注而已，因為它們惹起許多混亂的情形。不過，我們將以傳統的葡萄牙國家理想來應付這些問題。

一九一．葡萄牙國家當初逐漸擴展向其他各州多半無主的曠地伸張的時候，其所帶來並設法勸導所接觸人民接受的觀念，性質與歐洲人後來的各種活動完全不同。

一九二．我們使從來不知有祖國觀念的人，有了一個祖國；使分散各處，彼此方言不通的人，有一種良好的表達工具——語言；使彼此浴血爭鬪的人能有和平。良好秩序和經濟組織的自然結果，便是消除了最貧窮落後的情況，但未破壞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

一九三．我們沒有種族優越的觀念，祇有四海一家，及人人根據價值平等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觀念，因為這是前進社會應有的概念。

一九四．在我們的許多領土內，各種人民共同雜居的目的就是在助成一個向種族混合社會前進的程序。不過，最重要而且真正必要的因素在與本地人民共同密切相處的精神；在容許所有人民都有享受經濟、社會進展的機會；在於更前進的文化及更優越的道德標準的種種原則，這一切即使有人違背，仍是公私生活行為的準則。以上一切要他根深蒂固，當然是很慢的程序，不過結果若能造成一個團結力很強的社區，那末我們就可說這種工作已經有了成果；就是各處人民與其領土一起合入一個團結的國家之後所得的獨立與平等。

一九五．所以一個種族混合的社會，無論是像在哥亞那樣葡萄牙與亞洲人種合成的社會也好，或是像我們在安哥拉及莫桑比克見到的那樣由葡萄牙與非洲人種合成的社會也好，是可能做到的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而且從未覺得有什麼理由，須作成相反的結論。簡單的事實是這種社會根本沒有種族歧視，無論是白種、黑種或黃種的種族歧視，這種社會是根據葡萄牙當初殖民原則經數百年辛勤努力造成的。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改變這種辦法情緒及概念，那就真是失策了，因為這就是我們成功的秘訣，而且仍是我全國人民前途最好的保障。

一九六．我們在非洲已經不止四百年了，這與昨天才到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以我們而論，我們有原則的，而又與為了私利而去的人完全不同。

一九七．我們同意有許多人也許覺得很難瞭解我們的方法，因為這些方法與尋常頗有不同；但是我們不能因別人對我們缺乏瞭解，而遂犧牲葡萄牙人民，因為他們在我國社會內的地位與利益，是我們視為神聖的事情。

一九八．別人可能在我們的工作中找到許多缺陷。我們自己便深憾因為資源有限，所以不能有更大的進展。還有許多事情亟待進行，尤其是關於交通、教

育及衛生方面的組織。但是，就是在這幾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若與別人比較，我們也感得沒有理由要感到羞恥。我們的城市、鄉村，我們的鐵路港埠，我們的水電計劃，我們將灌溉的田地準備妥當分配給白種及黑種人民的工作，全國人民所示的偉大進步的社會與教育發展，礦地的開發及我們的公用事業，都各有其獨到之處。不過和平安寧的空氣，全國各種不同份子彼此間友好共存的關係——非洲今日罕見的情形——一向都是我們最大的成就，因為任何人都可用金錢來換取物資利益，但是却買不到我們的成就。

一九九．各種族世代相處已經鑄成，並鞏固了最初預期的團結關係，所以這種關係不是政治或法律空話，而是業已編入憲法的一種歷史及社會事實，對於現在意圖致力於解放葡萄牙非洲的工作者，成為莫大的障礙。他們來得太晚了，這是早已做到的既成事實。

二〇〇．有些人認為我們祇在自圓其說，可是我們要請其注意全國民心，遇稍有危險情形發生時自然響亮的反應。葡萄牙人，無論在歐洲或海外，無論在本國或外國境內，而且不分膚色或種族，都深深的感到這種團結關係，以致他們認為關於這個問題的任何討論是一種威脅，像刀刺肌膚一樣創痛的威脅。

二〇一．單元的葡萄牙國家無疑是獨一無二的事實，其結構雖然特殊複雜，但是向來獲得各國的承認。而當時經一致表決獲准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者，也就是具有這種政治社會結構連同其海外各省一起合併在內的這個單元國家。所以聯合國各會員國自己承允尊重和保護的，就是這個國家——葡萄牙國家——的完整和統一，與任何其他加入本組織各國相同。這是本組織向來採取而且最近又經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各決議案重申的行動原則，本組織任何會員國，無論是單元國家或聯邦，當然決不能容忍要求瓦解這個國家的請求。所以，我們若與別人一樣為自己要求自己的權利，誰也不應覺得奇怪。任何代表團，無論如何中了宣傳的毒，在法律和道義上都沒有權利可以採此行動。我們要向在此提出這種荒謬建議的人提出鄭重抗議。

二〇二．我現在要很簡單的說幾句話，答復蘇聯代表。全世界最大最成功而且最血腥的殖民帝國蘇聯的代表再度在此發言，用粗暴的言語來侮辱而且威嚇我國，我國代表團一點不覺得驚奇。葡萄牙既不是一個軍事強國，也不是在地球上和外空控制人造衛星的帝國，這是事實。事實上，我們能夠用以反抗蘇聯對葡

萄牙所施顛覆和恐怖行動的唯一武器，就是我們的道義和法律權利，我們的良心，我們在國際政治上的清白雙手。不過因為蘇聯代表向不尊重道義權利、人類良心和國際政治上的清白雙手，所以我們即或設法充分答復他的侮辱誣控的話，還是沒有什麼益處。蘇聯代表顯然和我生活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價值觀念也完全不同，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思想的交流。例如，蘇聯代表也許以為蘇聯共產主義專制、壓迫和殘暴行動是他衣襟上的紅玫瑰。而葡萄牙真誠努力以人道團結力量不以武力建立一個種族混合的社會，倒是醜事。蘇聯代表也許以為真理，誠實的真理，乃是不可提的恥事。無怪蘇聯代表對我早先答復他的話要發生那樣激烈的反應了。事實上，蘇聯代表所希望的無非是要世界各國，尤其亞非各國贊同它想把共產恐怖行動輸入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及破壞其和平的行動。因為誠如我三月十日（第九四四四會議）曾經說過，凡足以在蘇聯帝國以外造成紊亂局面的，就是對蘇聯最有利的事。我確信蘇聯代表一定認為這是正當的願望，不過我葡萄牙全國人民，無論歐裔或非裔人民，的見解却與他的完全不同。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根本無法交換意見。

二〇三．我要確切申明葡萄牙國家和葡萄牙人民，無論係何出身、種族、膚色或信仰，都承認蘇聯代表特別有資格討論有關殖民主義的事——但不接受他在此說話的方法，因為他在此發言是代表全世界從未見過的最惡劣的殖民主義：就是蘇維埃殖民主義，一種最專制、暴虐、殘酷狠惡的殖民主義，不但奴役了數百萬東歐及亞洲人民的生命，還奴役了他們的靈魂。不過，我們雖然承認蘇聯代表確是很熟悉殖民主義的恐怖和暴虐情形，而且是能够陳述這種情形的權威，但是我們堅決反對蘇聯假裝以非洲人民福利為念的那種冒充仁義道德的作風。

二〇四．蘇聯政府向來不惜採取暴戾激烈辦法，不准其本國及許多毗鄰國家人民享受自由，假使它今日忽然真正關心所謂“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那末我認為這真是神跡了。蘇聯政府將不惜使用除了真理以外——任何手段或任何人，在世界各地播下紊亂仇恨的種籽，以便將來時機成熟可以完成共產主義的征服和剝削行動。

二〇五．蘇聯代表顯然因為亟欲以最陰險的話來誹謗和侮辱我國政府和人民，所以不惜長篇大論一再重複說到他所說的“葡萄牙殖民主義”，不但言辭激烈，而且還用許多指稱我們有殘暴行為奴隸制度等誣構的

話來控告我國。假使我告訴蘇聯代表我們葡萄牙人民如何的痛恨殘暴行為和奴隸制度，他也許會感到驚異。我們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民；我們篤信人權，而且向來實行人權。不過我充分瞭解當蘇聯隨隨便便談論殘暴行為和奴隸制度等等情形時，他所敘述的事在蘇聯及共產黨征服的各國內早已看慣，以致他以爲也許別人也都採用這種辦法。

二〇六。Mr. JOHNSON(賴比瑞亞)：主席，本代表團此時的任務就是向您和與您一同投票贊成錫蘭、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賴比瑞亞所提聯合決議案的各位理事，表示感謝。

二〇七。主席：現在既無別人要求發言，而且理事會案前亦無其他待辦的事務，所以理事會無定期延會。

午後七時三十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Melbourns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i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I).

##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o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žavno Preduzeć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946

Printed in China

Price: \$ U.S. 0.50

C.H.-62-28099

Reprinted in U.N.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May 1963-100